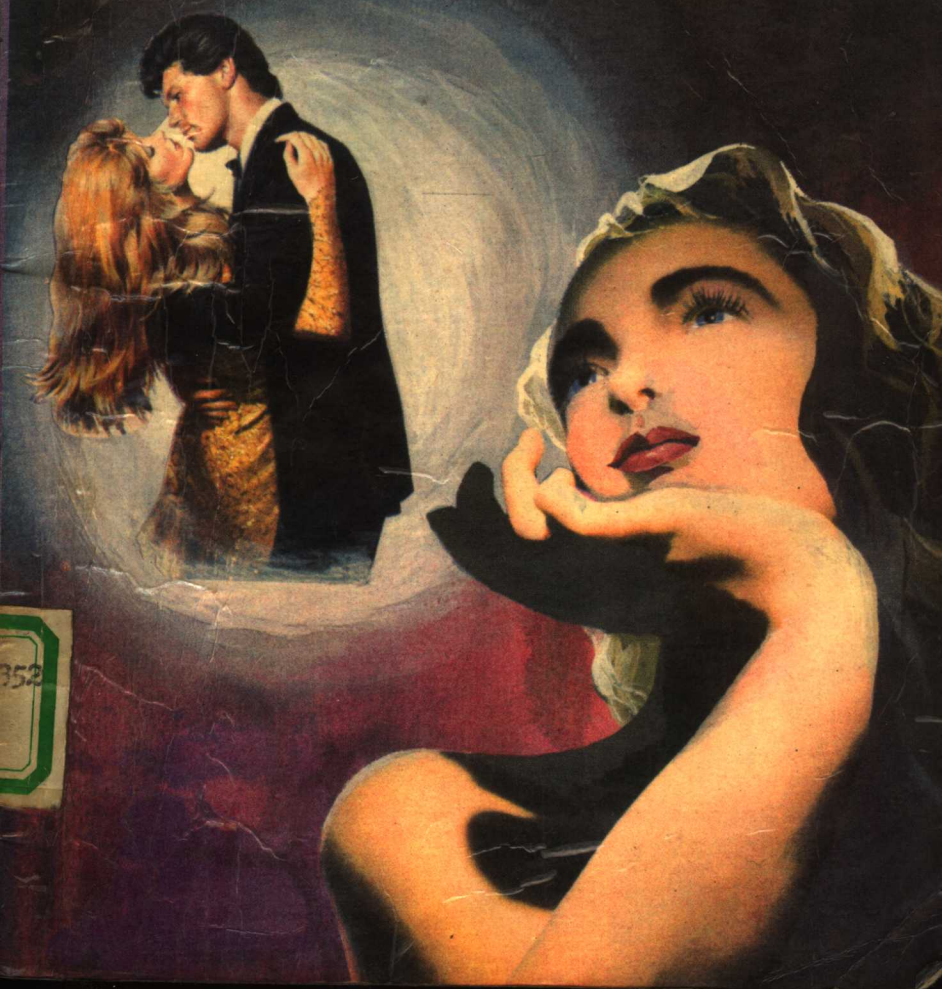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竞美女皇恩仇记

〔美〕厄尔·加德纳 著

张莉莉 梁家珞 译



853359

47.6352  
0254

# 竞美女皇恩仇记

[美] 厄尔·加德纳 著

张莉莉 梁家珩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竞美女皇恩仇记

【美】厄尔·加纳德著

张莉莉 梁家路译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 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浙江省淳安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浙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50000

ISBN7—5059—0741—7/I·493

定价：1.80元

## 第 一 章

派瑞·梅森的私人女秘书戴莲·丝德去接电话，与接待员简短讲了几句，便转向梅森：

“休息室里有一位女士来访，说她名叫爱伦·阿戴尔。她说她明白没有事先约定突然造访是有些强人所难，但是她愿意支付任何合理的费用。她显得非常焦虑不安，说是有一桩紧急要事，非立即见你不可。”

梅森看了一眼手表和桌上一堆正在处理的文件。

戴莲·丝德一面查看着约会备忘本，一面抱有希望地说道：“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二十八分钟时间。”

“我原打算在那个约会前先把这个法律疑点解决掉，”梅森说着，耸了耸肩，“嗯，好吧，我想对紧急事务还得应急处理一下。去看看吧，戴莲，摸一摸底，瞧瞧她找我有何事。”

戴莲点了点头，又对着电话说道：“告诉她我立即就来，吉蒂。”

戴莲·丝德走出办公室，几分钟后便又回了进来。

“怎样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她把我说服了。”戴莲·丝德说，“她是个身材高挑的女人，看上去四十岁不到，或是刚过四十。穿着淡雅、庄重，但很华贵。她气度高雅——似乎是那种惯于发号施令的王室女

子。她比我高出两三英寸，身材秀丽。”

“她见我有什么事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她想向你请教一些法律问题，”戴莲答道，“她还说这些问题是纯学术性的，不针对任何人。”

梅森叹了口气：“又是那种当事人不想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案子。她进来后会说：‘假定A与B结了婚，B继承了其母亲在新墨西哥州的财产；假定现在A与B准备离婚，A是否能要求获得这份财产的一半。’嗨，我知道全是这些胡言乱语，戴莲。”

戴莲递上一张五十元钞票：“她给我这五十元作为律师咨询费。”

梅森犹豫片刻，然后说道：“把钱还给她，告诉她我只能与她简短地谈一谈。如果我决定解释她的问题，我会收取合理的费用；如果我认为她不能坦诚相见，道出真情的话，那她最好还是另请高明。”

“她说她没有时间再请别的律师了，她就是得见你，而且必须马上见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梅森说，“她是要向我提出一大串法律学术问题，然后采取她自己的行动。嘿，好吧，戴莲，她也是个凡人，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。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请她进来。”

戴莲·丝德点了点头，离开了办公室。几秒钟后，一位少妇跟着她走了进来。她婷婷玉立，下颏高高扬起，有一种雍容高雅的王后般的气质。她向梅森欠了欠身，说道，“梅森先生，感谢你能见我。”然后走到一把看来是专为来客准备的椅子边，坦然自若地坐下，说道：“请注意听我将要说的一切，梅森先生，因为我们必须争取时间，我必须了解自己的地位与

处境。”

“是什么麻烦事？”梅森问道。

她摇摇头：“请允许我先问些问题，梅森先生。我曾听说过关于个人隐私权的一些问题，是否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。”

“个人隐私权，”梅森说，“指的是个人隐私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。”

“这意味着他同样可以不受新闻界的侵扰？”

“不，”梅森说，“就象其他任何的法律定义一样，这一条也有其例外。如果你能直说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也许能节省许多时间。作一次关于个人隐私权的法律阐述需要很长时间，况且许多我向你介绍的内容会与你的兴趣所在毫无关系。”

“比如哪些？”她问道，“请扼要说说哪些属于例外。”

梅森说：“如果你正在街上某个公共场所行走，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一张有你在内的照片来表现一幅街景，他可以用这张照片来做某一杂志的封面。

“如果这位摄影师独独只拍了你一个人的照片，他就不一定还有权利使用这张照片了。如果他把你的这张照片用于其他什么商业目的，那他就侵犯了你的隐私权。

“从另一方面说，假如你是因为在某一暴力事件中受绑架而成为新闻人物，或者是如果你决定参加竞选，或是如果你出于自己的意愿要干你什么事来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她说，又急躁地看了一下手表，“你说得对，我一开始时的问法不对。参加竞选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吗？”

“在一定范围内，应该说是这样。”

“那如果是一个要参加——好吧，参加选美竞赛的人呢？”

“在宣布自己将作为竞赛选手之后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将是同样情况。”

“那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？”

“至少在竞赛期间，以及她享用竞赛获奖的奖金期间——如果她得奖的话。

“明白了吗？阿戴尔小姐——还是，阿戴尔太太？”

“阿戴尔小姐，”少妇生硬地说道，“爱伦·阿戴尔。”

“好吧，阿戴尔小姐，你必须理解，相对而言，这是一门较新的法律学科。根据这一主题的内在性质，不可能有完全精确的定义阐述，每一案件的法律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案件本身的具体事实。

“因此，我建议，如果你在所卷入的事件中希望维护自己的隐私权，你就要按照正常程序，从告诉我具体事实入手，丢弃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。

“待我了解了具体事实，就能应用我所知的法律条文来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。

“如果你试图先从我这里打听有关法律，然后自己去把这些法律范畴应用于此案的具体事实，那你将会犯下大错。你也许了解了法律原则，但是这些法律原则对于你那一系列具体事实会完全不适用。”

她踌躇片刻，启齿又止，皱了皱眉，调开眼光，突然，象是作出了什么决定，转眼对梅森说道：“好吧！是这样，二十年前，在中西部的一个城市，我作为选手参加了一次‘泳装选美大赛’，得了冠军。那时我年方十八，认为自己将由此而成为电影明星，因为作为这一大赛的冠军，我同时获得了一次去好莱坞的免费旅行，和在那儿一家很有名的大制片公司参加试镜

头的机会。”

“你去了好莱坞，并试拍了镜头？”梅森接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然后就在那儿，直到现在？”

爱伦·阿戴尔摇了摇头。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销声匿迹了。”

“销声匿迹？”梅森问道，声调中泛出一种颇感兴趣的色彩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生孩子。”她反倒平静了。

几秒钟的沉默，鸦雀无声。然后梅森同情地说道：“请说下去。”

“现在，”她说，“故乡那城市的一家报纸正在登载一篇特写。这家报纸时常登载一些此类专栏特写：专门介绍趣闻轶事，二十五年前的，二十年前的，十五年前的，十年前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梅森不加评论地说道。

“他们现在要发表一篇关于我二十年前荣获选美冠军的报道，这事对这城市来说是一大骄傲，我在这次本州选美大赛中夺得桂冠，我的故乡也因此而声名远扬。

“然后我去了好莱坞，并参加了一次试镜头，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由于夺得了竞美冠军，我得到了一辆汽车，一架摄像机，一架幻灯机和数不尽的美容品，以及一趟去拉斯维加思的飞机旅行——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下子向一位全美小姐蜂拥而来。这样一来，这些商品的制造商可以大做宣传，以此来冲抵广告费用，降低商品成本。当然，这只是商业广告的一种手段。我当时太幼稚了，对这些一无所知，还以为得到这些东西

全是因为我的名声和魅力。”

“之后你就隐居了？”梅森问。

“一切都很突然，”她说，“我给朋友写信说，因为有一次极好的机会，我去了欧洲。当然实际上我并没有去欧洲。”

“很显然，”梅森说，“我们这次见面对你来说是不愉快的，这是在重提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过去。但是，也很明显，你面临的确实是个突发事件。这家报纸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它能找到我。”

“怎么找？”

“说来话长了。我隐居后甚至不让家里人知道我的去处。别忘了这事发生在二十年前，二十年里，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。如今一个未婚的母亲要是机敏而自重的话，是能够带着孩子生活得很体面的。但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件很羞辱的事——对未婚母亲本身来说不光彩，对她父母来说是耻辱，对她的邻居街坊也不体面。

“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曾一度为我自豪，但这一切会在一夜间全部改变，他们也许会把我钉在被公众蔑视的耻辱十字架上。”

“没必要解释这一切了。”梅森说，“作为一个律师，我深知生活的含义。但问题是你隐居了。你没让那些熟人知道你去了哪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后来怎么样？”

“后来我父亲死了，母亲改嫁了。后来她第二个丈夫又死了。我母亲在几个月前也离开了人世。她留下一份大约价值五万元的地产，没有继承人。她在遗嘱中说：如果我还活着，而

且能找到我的话，那么这些遗产全部归我所有。”

“你母亲后来还住在那个小镇里，”梅森问道，“哪儿……？”

“不，她后来移居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，我有好几个……唉，我一直了解着她的生活情况以及她搬到了何处。我还寄给她圣诞卡和生日卡，但从不署名，我想她完全知道这些卡片是谁寄的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请了一位律师，然后到了那里，确认了我的身份，领取了这笔钱，没有任何人把我与那二十年前的泳装选美大赛联系起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何认为现在有人会把与你与那旧事相联呢？”梅森问。

她说道：“这二十年中，我过去居住的那个小城市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城市，那家报纸——《克罗弗时报》——是一家很活跃、有雄心、有闯劲的报纸。

“那家报纸已连载了一系列文章，介绍二十五年前、二十年前、十五年前发生的事，而且还请读者提出建议，提供能使广大读者感兴趣的此类故事的续篇。”

“几天前，一位读者寄去了这封信，”她忿忿地说道，“这封信能说明一切。”她打开小皮包，取出一份报摘递给律师。

梅森拿起这份报摘读着：

“二十年前，本市由于有一位姑娘被选为全美国最富魅力的小姐而无比荣耀。

“爱伦·卡弗德给本市带来了极大荣誉，她的美貌姿色不仅给本市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而且引起了好莱坞的极大兴趣。正当她的声望姿色登峰造极之时，她去了欧洲，据说开始了她的

舞台生涯。

“但是，她始终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。人们一定希望了解她现在在哪里？她干了些什么？她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？

“爱伦·卡弗德的父亲与世长辞后，她母亲埃斯特尔移居他乡，据说她再次成婚。

“爱伦·卡弗德后来的真情究竟如何？是这位绝色佳人离开了她的故乡小城、离开了她的亲朋好友，跨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，获得了巨大成功？还是这位天姿丽人被荣誉而扰乱，以为世界属于已有，最终陷入失望的深渊？

“每个读者都会对这二十年前轰动一时的事件的续篇抱有极大的兴趣。”

梅森把剪报递回给这位来客，说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改名为爱伦·阿戴尔的？”

“在我离开那城市时。”

“我的有些问题，”梅森说道，“可能会不得不使你尴尬。你那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姓阿戴尔？”

她咬了咬嘴唇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这里有些事情，梅森先生，我们不必深究。”

“你觉得那家报纸能找到你？”

“不幸的是，他们能够。如果这家报纸真要追寻线索、咬住不放，它会发现我母亲后来嫁给了亨利·利兰·贝瑞。她去世后，我去了那里，确认了作为她女儿的身份，然后领走了遗产。

“你理解我的感情，梅森先生。因为我知道在那时候，让我母亲知道发生的这一切，对她、对家庭的名声来说，都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，所以我一直没敢与她联系。

“她去世后，我便出现了，得到了她的遗产，这看来似乎是有有点自私。但是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这笔钱就会因为没有继

承人而归政府所有。”

“你目前是否想要阻止这家报纸连载这篇文章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梅森说道：“如果我插手这件事，这家报纸自然会推测出你目前就在这一地区。”

“这一地区居住着几百万人。”她说。

“你认为他们不会因此找到线索？”

“只有从一条线索可以找到我，”她说，“那就是通过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条线索——所以必须抢在报纸开始着手之前就迫使他们住手。”

梅森朝戴莲点了点头：“请给我接《克罗弗时报》主编，戴莲。”

“要告诉他们是谁打去的？”戴莲问道。

梅森点点头：“最好从外间的总机挂出去。”

戴莲会意地点了点头，走到外间去请吉蒂挂电话。

她出去后，梅森转向来客：“你是否认为，在希望让读者了解二十年前竞美冠军的风流韵事及其续篇的背后，另有文章？”

她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否愿意对我谈一谈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我想没这必要。”她说，“你是否要对那家报纸的主编说，你是我的法律顾问？”

“不说那么详细。”

戴莲·丝德回到办公室。“电话接通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戴莲，”梅森喊道，“给爱伦·阿戴尔一块钱。”

戴莲迷惑不解地看看梅森。

梅森指指贮小钱的抽屉。

戴莲打开抽屉，取出一元钱，庄重地递给爱伦。

“好，”梅森说，“现在戴莲·丝德小姐是位好莱坞代理人，正打算拍一部戏。她会让你在戏中演个角色，她……”

梅森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戴莲拿起话筒，向梅森点点头。

“喂，”梅森说道：“是《克罗弗时报》主编吗？……好，我叫派瑞·梅森，是洛杉矶的律师。好莱坞的一家制片公司请我代理，他们对于贵报连载故事中的主人公爱伦·卡弗德颇感兴趣，希望请她拍片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电话的那一头说道，“这将使我们感到不胜荣幸，看来这篇文章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本地的范围。”

“是啊，确实如此。”梅森说，“你们是否在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爱伦的消息？”

“我们正在作调查。我们已弄到了一些当时她荣获全美小姐时的照片。有一次商会举行的宴会——有好多张。我们还有照片和少量档案记载，还有……”

“立即住手！”梅森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告诉你立即住手！”

“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。”主编说。

“我的意思是立即住手，别再碰这件事，忘记这事，停止一切。”梅森说。

“我是否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别去碰这件事了。如果你继续干，那就是在自找麻烦。”

“我们可不是习惯于听凭别人一个电话恫吓就改变本报政策的。”

“我不是在恫吓你，”梅森说，“我也不想恫吓你，我只不过是代表我的一位委托人的利益，做出保护这委托人利益的第一步。告诉你，如果你明智一点的话，赶快停止。”

“我想，你也许有律师为你代理，我更愿意直接与你的律师谈，我会向他解释我这么做的法律原因。”

“如果你能告诉我一个法律原因，只要一个站得住脚的法律原因，”主编说，“我便会对此事的处理改变主意的。”

“听说过侵犯个人隐私权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哪个新闻记者不知道这个，”主编说，“虽然在具体应用上概念还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一法律条款是众所周知的。”

“那好，”梅森说，“关于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条款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，这就是说，个人隐私不受侵扰。”

“等等，”主编说道，“我不是律师，但是我知道这一条款有几种例外。当一个人成为新闻人物时，就不再拥有个人隐私权。当一个人故意使自己隐于一件新闻事件之中，此条概念……”

“不要浪费时间来对我讲法律条款，”梅森说，“请你的律师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你认为我这几条法律阐述不正确吗？”主编说。

“当然正确。”梅森说，“但是，当某一事件使此人不再是新闻人物时，那他就重新拥有隐私权。”

“我不太理解。”主编说。

“如果贵市一家银行的出纳员贪污了十万元，此事就成了新闻事件。”梅森说，“你可以登载这贪污犯的照片，你可以报导审判场面，可以报导刑期。”

“当刑期已满，贪污犯付还了贪污款，并已出狱，他用其他姓名在其他公司供职，你就不能把他的贪污罪，以及他重新

任职之事作为新闻报导。否则就是侵犯隐私权。”

“是的，这不错。”主编说，“但这与此事不同。这里连载的是全市引以为荣的一位姿色过人的女子，摘取选美竞赛之桂冠毫无羞耻之嫌。”

“你可以报导任何关于她夺得选美比赛桂冠之事，”梅森说，“但不要连载这以后二十年的续篇。我还是希望你请你的律师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”主编说，“没这必要，梅森先生。如你坚持这一观点，我们也不愿冒着被起诉的危险而来继续登载这一报道。你说你是代表一家好莱坞制片公司？那我是否能问一个问题：爱伦·卡弗德是不是在影视界很成功——也许用别的名字？”

“你也许不能。”梅森说道。

“不能什么？”

“问这个问题。”梅森的语气很硬。

主编笑了起来：“好，好，你已使我对此事越发感兴趣了，而且你已给此事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我们有一条有用的线索，爱伦·卡弗德的母亲嫁给了亨利·利兰·贝瑞，我们能从结婚登记中查访到住址……”

“然后使自己卷入一场大诉讼案中。”梅森说，“我不想与你争论，也不想威胁你。”

“喔，我也不是很容易被吓住的。”

“那好，”梅森说，“请你的律师打电话与我联系，本人叫派瑞·梅森，……”

“你不用告诉我第二遍。”主编说，“你并不是一点不出名，梅森先生，你处理的许多案子都通讯报道过，就连我们也报道过你出色的法庭提问。”

“好吧，”梅森说，“让你的律师跟我谈吧。”

主编说：“算了吧，我们同意停手，谢谢你，梅森先生。”

“那好，”梅森说，“再见。”

梅森挂了电话，转向他的客人。“此事已了结了。”

“梅森先生，”她说，“我万分感激。”

她打开小提包，递上一张五十元钞票。

梅森对戴莲说：“把她地址记下，戴莲，找她三十元另给一张二十元的收据，作为到此为止的律师咨询费。我想你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，阿戴尔小姐。如有什么事，请尽管与我联系。”

“非常感谢，”她说，“但我不能留下地址。”她站了起来，带有一种雍容高雅的王后般气质，然后向梅森伸出了手。

“万一有什么纠纷发生，有地址可以找到你。”梅森说。

那女人非常肯定地摇摇头。“没有地址。”她说。

“很遗憾，”梅森对她说，“除非是出于为了保护你的利益需要，否则我们一般不会来找你。但是我必须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或是其他什么联系方法。”

爱伦·阿戴尔迟疑稍许，然后拿起一张便笺纸，草草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递给戴莲。

“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号码，”她说，“不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，不要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我们会极其谨慎。”梅森许诺道。

爱伦·阿戴尔拿起戴莲递给她的收据和找头，对梅森与戴莲嫣然一笑，然后朝通向外间的门走去。

“你可以从这里出去，”梅森指了指他办公室直通走廊的那扇门说道。

戴莲打开门。

“谢谢，”爱伦·阿戴尔说道，端庄高雅地走了出去。

门关上后，梅森朝戴莲递上一个含蓄的眼色。“戴莲，”他说道，“故事还刚开头呢。”

“还有多少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，”梅森说，“目前的情况就象是座冰山，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。

“一位妙龄少女摘取了选美竞赛的桂冠，她以为从此前景辉煌，然而她突然发现自己怀了孕。这事是发生在二十年前，当时人们不习惯于这些事，也不愿沾染这类事，许多女子不敢面对这所谓的耻辱而自寻短见。

“而这姑娘却从容地对付了这一切。她并不沮丧，面对现实，断绝了与家庭、朋友的一切联系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逐步使自己形成了一种雍容高雅的气质。她不会向任何人屈服。”

“另一方面，”戴莲·丝德接着说道，“她从此再不敢结婚，她也许感到如果结婚，就不能不对她未来的丈夫言明——因而错过了时间。”

梅森沉思满蹇地点了点头。“我在想，”他说，“那孩子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现在应该是十九岁了。”戴莲说道，“还有……，头儿，你认为那孩子现在到底是怎样了？这也许才是戏中戏呢！”

“她不希望我们提这个问题，”梅森说，“所以我没问。她只希望把连载立即取消，我们已经这么做了。”

律师看了一眼手表说道：“哦，正是下一个约会的时间，律师的生活就是这样：麻烦一个接一个。”